

論宗教的起源

[苏] B·A·馬里宁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論宗教的起源

〔苏〕B·A·馬里宁著

高耀琪、孙占通合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В. А. МАЛИНИН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ЕЛИГ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 1955

根据苏联“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本譯出

論宗教的起源

〔苏〕В·А·馬里宁著

高耀琪、孫占通合譯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新新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1 $\frac{9}{16}$ 印張·34,000字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400

統一書號：2106·25

目 录

序言.....	1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12
原始社会里宗教的产生.....	21
剥削社会中的宗教.....	34

序 言

人們在各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里，都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宗教？它是怎样产生的？是否如教会人士与宗教拥护者所断言的，宗教信仰真是天生的？宗教是永世长存的？反之，或者说宗教信仰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情况的结果？而科学家們所說的，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宗教逐渐地被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排挤，并且在逐渐地消逝与被克服着，这样的肯定說法是正确的嗎？有关科学地理解与闡明宗教的这些問題和許多其他的問題，过去和現在都是为人們所关心的。但是，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們是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問題的，因为他們不能对周圍的世界进行科学的分析。

正确地解决这些問題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論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在共产主义教育的事业中，正确地解决这些問題就能武装人們的思想并促使人們养成科学的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

过去的先进思想家們企图对宗教的起源給以科学的說明，由此便从教会人士的脚下挖出根基。但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所共有的局限性，就在于（按照恩格斯的話）“下半截为唯物主义，上半截为唯心主义”●，也就是說，对自然現象的理解是唯

●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384頁。——譯者注。

物主义的，而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宗教、宗教的起源、宗教的阶级本质以及战胜宗教的途径作出真正科学的阐明。正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思想家所固有的这种对社会现象的唯心主义观点，使得他们不能揭露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原因。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思想的出现；思想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不了解具有决定性的和基本的一点——思想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并反映这些条件的。

对社会的唯心主义的见解，使得旧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对宗教这一社会现象不能作出正确的阐明。然而，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曾以他们同宗教思想的不懈斗争以及战斗无神论的宣传影响了群众，并且沉重地摧毁了宗教与教会的障地。

早在远古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古代罗马的卢克莱茨，中国的墨子，印度的旃婆伽[●]等等）就已否认宗教教条的真实性，并指出上帝是人们自身按照自己的形象与类似之处创造出来的。

18—19世纪先进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与费尔巴哈）对于揭露教会的学说曾作了很大的努力，证明了宗教的根源并不在虚构的天空里，而是在大地上。虽然如此，但他们对于宗教起源的问题不能给以完全科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阐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与经济基础。他们认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与决定的力量。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宗教的根源不应该在人的粗浅的观念中去探求，而应该在人周围的社会条件中、

● 古代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潮的名称。见“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2页。——译者注。

在人們的生活方式中、在社会生活的物質条件中去探求。

由于反对宗教而号称爲“上帝正面之敌”的霍尔巴赫給宗教下了这样的定义：宗教乃是上帝的保护者，是为了更有把握地支配我們而想象出来的一种見解与行为的体系。照霍尔巴赫看来，宗教是僧侶們捏造出来并利用人民的无知和愚昧而使他們接受的。

18世紀偉大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說，信教是傻子遇到騙子的結果。当然，謊言和伪善对于宗教信仰是起着相当大作用的。然而，只用这些理由决不能闡明宗教的起源、宗教对人們的影响以及宗教观念的生命力。

霍尔巴赫曾經有过这样的企图：从人們的社会实践这点出发来历史地闡明迷信的起源。他写道：“零星分散生活着的原始人是完全不知道自然界的規律的，或者只知道这些規律的极不完备的形象；只有共同的生活才能发展人类的知識；为了識破自然界，就需要各种不同的协同的努力。如果就这一点來說，那么，很明显，对于我們未开化的祖先來說，一切現象就是某些玄妙莫測的东西了；整个自然界對他們說来只是一个殊难猜測的謎；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在沒有經驗的人看来当然觉得很奇妙很森严了。”●

虽然我們在这里也遇到关于人們起初就是独自生活的这种不正确的理論，但霍尔巴赫这样去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的企图还是正确的。不錯，他在这个問題上只是理解到积累起来的經驗的作用，但是他沒有把实践的发展、物質生产的发展作为人类知識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他就自然不能对宗教的起源作出完全科学的闡明了。

●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1940年俄文版，第218頁。

虽然霍尔巴赫比較正确地揭露了在原始人中产生迷信观念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虽然他也談到了統治者控制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方面，但是他却不能理解宗教的社会根源。对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妨碍了他对宗教的社会根源的理解。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曾正确地認為：不是上帝創造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但是，他們不能解釋人們为什么把世界二重化，为什么在物質世界、即自然界之外，人們在自己的想象中又創造出一个超自然本質的世界，一个虛幻的世界。

例如，費尔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虽然正确地指出宗教是支配人們的人間关系底幻想的、歪曲的反映，但他却不能指出宗教信仰产生的历史規律性。

馬克思写道：“費尔巴哈是……从世界二重化为宗教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这点出发的。他力求把宗教世界還元于它的尘世基础。他沒有觉察出，在他做完这一工作以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作到哩。……”

“費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質還元为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費尔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本身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他所予以分析的抽象个体实际上是屬於一定社会形式的。”●

在对社会現象的理解上是唯心主义者的費尔巴哈，对于宗教的評價是从“一般人”的本質这点出发的，他不把人看作是社会的存在，而首先看作是生物学上的存在。他对基督教加以尖銳的批評与駁斥，而企图建立他自己的宗教——沒有上帝的宗教，并且錯誤地認為：如果人們把他的“爱的宗教”当作未来道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局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02—403頁。

德的基础而接受，那么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解决。费尔巴哈不理解，如果不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那就既不能摆脱基督教与任何其他宗教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彻底新的社会道德。

旧的、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它只图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指出改造社会的途径；它不能作为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对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改造的方法。因为这一切，就使旧的唯物主义不能对宗教的起源及实质的问题给以科学的回答。

馬克思以前对于宗教在阶级社会里的本质与作用采取最接近科学观点的是19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还在俄国工人阶级刚开始形成的时期就以农民革命的思想家出现，明显地揭露任何宗教和教会的反动作用。他们对劳动的农民群众指明了教会是农奴制度剥削的支柱，而宗教乃是精神奴役的手段。

車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別林斯基和他們的战友們都是战斗的无神論者，是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是宗教在精神上压迫劳动群众的反对者。但是，由于他們不能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因而终究不能科学地阐明宗教信仰的起源。

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过是宗教的一种精制巧炼的形式而已。唯心主义与宗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它們是一个东西。它們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們都断言：精神和意識是第一性的，而物質世界是第二性的，是意識的产物。宗教和哲学唯心主义的不同点就在于宗教所固有的宗教行为——仪式、礼拜。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在自己的理論中不可避免地要給宗教信仰留下后路。

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使命就是从宗教里抛弃过去的不必要的于事无补的东西，而保存僧侶主义的基本要素。唯心

主义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执行它的这种使命，——它首先把宗教加以修改和裝飾，鼓吹“冲淡了的信仰主义”[●]。反动的科学家企图唯心主义地、从宗教立场上解释自然科学的个别原理。资产阶级哲学力图使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若干論据适应于唯心主义的概念。

“上帝”的思想是一切宗教的基础。哲学唯心主义是在为上帝进行辯护。唯心主义哲学利用那些象“灵魂”、“純內在的本質”、“絕對精神”等等模糊的、不科学的概念，来宣傳宗教的所謂“上帝”的思想。實質上，这些概念都是从教会的武庫中剽窃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企图論証宗教对于人类是有益的。

神学教导說，似乎是創造了世界的上帝和永垂不朽的神的灵魂都是确定不移的、真正的、无可置疑的真理。中世紀的唯心主义哲学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專門利用臆測的形式去“发现”新的、从聖經和“神的启示录”[●]里剽窃来的“真理”。一切凭借着宗教教条的中世紀哲学——經院哲学——的本質即在于此。而經院哲学曾經完全一貫地断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警察式的宗教已經不足以来愚弄群众了，而需要更文明的、更新的、更灵活的宗教，——这就是资本家所要求的。唯心主义正是那种被口头的科学技术語掩飾着的精巧的僧侶主义。現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們企图修正休謨、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这个所謂“煥然一新的”哲学捍卫反动势力与黑暗势力。

列宁特別強調地指出，僧侶們所捏造的和由被踐踏的无知群众的幻想所支持的所謂時間与空間之外的存在物（上帝），

● 列宁把哲学唯心主义称为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即僧侶主义。見“簡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7頁。——譯者注。

● 聖經篇名——譯者注。

乃是病态的幻想、哲学唯心主义的謬論、不适当的社会制度的不适当的产物。

宗教是阶级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教会是剥削制度最坚固的支柱之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捍卫者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之所以顽固地“证明”保留宗教与教会的必要性、他们之所以妄言人们有着所谓内在的“宗教经验”以及号召科学与宗教的“调和”，都不是偶然的。

资产阶级对于这些“科学地”论证宗教信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企图，直接或间接地给以优厚的奖励。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研究宗教起源問題的资产阶级学者，更不用說教会人士了，忽略这一事实，即人从在大地上出现的最初时期起就是社会的实体。这些学者們撇开，或者更确切地說，企图撇开对原始人生活的社会条件的注意，而只孤立地想象原始人。因此，他們認為宗教信仰乃是人的心理的天性。

許多资产阶级学者們企图把宗教想象成为似乎是支配着人的行动的永恒的生物学上的本能表现。这样一来，按照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們的看法，宗教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在于思惟本身的活动，在于原始社会的人所固有的一定的思想，或者是在于支配着人的行动的本能意向。而这些思想是如何能够产生的，它們出現的条件是什么，影响它們发展的是什麼——对于所有这些問題，资产阶级学者們都沒有給以并且也不可能給以科学的回答。

恩格斯在致弗·梅林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既然这是思惟过程，所以不論其內容或是形式，都是从純粹思惟中——不是从自己的思惟中，就是从先輩的思惟中——得出的。他（资产阶级的理論家——本書作者）只与思惟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認為这种材料是由思惟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比較疏远的、不从屬於思惟的根源。这种对事物的看法，在他看来是

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任何人的行动都是通过思惟进行的，那么这种行动似乎最終都是以思惟为基础的。”●

但是，这也是对解决包括关于宗教起源問題在内的任何宗教問題的典型唯心主义的、不科学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正是那些不管怎样总是力图复兴、辯护并“修正”宗教的思想体系的资产階級宗教历史家們的特征。

非历史主义以及同科学論据的矛盾，乃是宗教起源問題的资产階級觀念的最大缺陷。

英国资产階級社会学家斯宾塞，在他对于宗教的研究当中，曾經提出“同出一轍”的思想来闡明宗教觀念的产生。他断言，人在观察自己(某种类似原始的自我分析)的时候，在梦寐中看到自己生活的一些不連貫的事件和自己本身时，就充分地确信，人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一个是必死的，另一个是永垂不朽的。應該尊敬后者并竭力地奉承它。由此斯宾塞得出結論：对于祖先的崇拜、同尊重祖先有关的各种仪式以及同这些东西一起还有宗教之所以产生，都应归結于原始人的这种觀念。

在宗教起源方面的资产階級的大权威、解釋宗教信仰起源的“万物有灵論”的资产階級的拥护者和創始人之一爱·特爱伊罗尔断言，万物有灵論、即原始人对自然現象和他們不可了解的自身生活現象的精灵化以及对“灵魂”存在的信仰，都不仅是原始人，而且也是現代人所固有的、天生的。万物有灵論乃是“人所深深固有的关于精神本質的学說”●。

另一个著名的资产階級原始社会史学家弗列則尔，在他对原始文化产生的考察中也貫徹着关于宗教觀念永恒性的思想。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98頁。

● 爱·特爱伊罗尔：“原始文明”，1939年俄文版第264頁。

他把人的思惟所意識到的一切东西归結为物質根源、或者归結为精神根源的这种意向，認為都是宗教觀念的必然性。按照弗列則尔的見解，第二个看法尤可作为原始人的特征，他們情愿見到，处处都是对自己玄妙而不可了解的“精神的本質”。

不是所有資產階級學者們过去或現在都贊同特愛伊罗尔和弗列則尔著作中所表現的万物有灵論的观点的。虽然弗列則尔和特愛伊罗尔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証明过宗教觀念的永恒性。但是他們以自己的万物有灵論的觀念不由地又否定了关于神父的概念以及統一之神的崇拜都是人所永远固有的基本原理，而这种基本原理乃是天主教和一般基督教教会所竭力感化教徒的。弗列則尔和特愛伊罗尔的万物有灵論承認有另一个崇拜，对自然精神的崇拜，因而——在客觀上——就破坏着为教会所支持的所謂远古一神教的理論。

完全符合教会學說的精神和条文的远古一神論（正如在天主教辯护人維里格里姆·什米特神甫以及他在天主教作家中的許多信徒的著作所表述的那樣）確認关于神父的概念的永恒性，并把原始一神教（对統一的、万能上帝的原始信仰）看作是最初的宗教形式。为使这种理論具有似乎真实的外表，它的辯护人們不惜使用直接的捏造和公开的欺騙，并且歪曲事实，以及臆造出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科学証明”。这是可作为特征的事实。在非洲和亚洲某些部落間根据梵蒂岡的任务而进行工作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直接受命去“寻求”关于統一之神的觀念的永恒性的証明。于是他們在“寻求”着这种觀念。但是人种学（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的成分与起源的科学）上的事实証明，無論是关于怎样永恒的“統一之神”的觀念，都是根本談不上的。

許多資產階級學者，由于把远古一神教的理論看作是对于教会利益最粗糙、最直率的学术裝飾品，由于唯恐对历史（包

括原始文化科学的历史和宗教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兴趣有所增长,他們在近几十年里杜撰出許多表面上是新的宗教起源的观念。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們在利用这些事实(以挖掘方法研究古代物質文化古迹的考古学、人种学、研究人的生物学本性的人本学、地理学以及其他科学所获得的这些事实)来作有利于自己的說明,作有利于他們的理論的解释,企图得出宗教学說真实性的更加“深刻的”、“似乎真实可靠的”証明。

尤其可以作为这种宗教起源的资产阶级观点的特征的是:忽略宗教信仰的社会起源和社会性質,并且有意識地規避对产生这样或那样宗教形态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

属于这种观念的譬如法国人列維·布留里的“馬拉”[●]学說、弗洛伊德[●]及其信徒們反科学的虛构,他們攆弃宗教的社会起源而断言宗教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最初所固有的。

列維·布留里曾經確認对灵魂的信仰(解釋宗教观念起源的万物有灵論的代表們坚持这一观点),是发生在信仰某种力量(归根到底也是精神上的),即发生于所謂“馬拉”这个普遍而抽象的灵魂之后的,因此馬拉就是原始宗教最初的形态。列維·布留里以原始人的思维是不合邏輯的这种原理去补充这些离开科学很远的說法。事实上,列維·布留里的“馬拉”学說的真实意义仅次于更加反动的远古一神教的理論,也就是仅次于僧侶們关于早期一神教的說法。

帝国主义阶段——資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使得那些最反科学的、最反动的理論出現了。这些反科学的观念之一就

● “馬拉”,意指古罗马人崇拜为神的祖先的灵魂。——譯者注。

● 流行于外国的,目前特別流行于美国的心理学中的一种反动唯心主义思潮的創始人、維也納精神病医生。參看“簡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9頁。——譯者注。

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宗教感情起源的唯心主义学说。弗洛伊德断言，人们（无论是原始人或现代人，病人或健康的人，成年人或儿童）似乎都有着天然的心理，也就是意识服从于以“性欲”为内容的“下意识”的这种心理。按照弗洛伊德的臆断，原始人先赋予自然界以父亲般的特征，然后再去崇拜它。然而，弗洛伊德主义与科学根据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比如，原始社会的历史证实，在父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以前所存在的群婚的条件下，社会上根本没有父道的事实。

资产阶级学者们在宗教起源观点上的矛盾和意见分歧证明了，企图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来阐明宗教起源的资产阶级科学，陷入了无止境的绝路。

只有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给以科学解释的时候，才可能解释宗教那种社会现象，才可能揭露宗教的起源并指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識形态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作为人們社会意識形态之一的宗教作出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釋，揭示出宗教发生的历史原因以及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們之間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建立而被克服的历史必然性。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任何宗教都是剝削社会的經濟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的組成部分。作为意識形态之一的宗教与其他意識形态（哲学、科学、艺术）的区别，首先在于它是关于现实的幻想的、虛妄的、不正确的觀念形态。照馬克思的話說，宗教是歪曲现实的理論。

幻想本身还不是宗教观念的标志。这完全要看它是怎样的一种幻想：基本上是科学的幻想呢，或者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是鼓励人們去認識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和社会呢，或者是削弱人們認識的意志而把人們引入迷途。宗教幻想是属于第二种幻想的，它是“病态的幻想”（列宁）、现实关系的歪曲观念。宗教的幻想，正象那些一般的宗教观念一样，必然被人們的社会生产实践——我們观念的正确性的最可靠的准则——所駁倒。

宗教除了包含一些特別虛妄的观念、思想以外，还有一些相当的机关（教会、寺院、教会学校等等），这些机关在宣傳与散播宗教思想当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宗教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复杂产物。宗教的观念（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行为（仪式、崇拜）都是宗教的特点。宗教的观念与行为（崇拜）

并不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它們不是产生于人的生物学上的本質，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在各个时期里也有所变化。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指出，宗教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在人剝削人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宗教世界观的傳教士們故意規避关于宗教的真实基础的問題。

和其他意識形态不同，宗教在自己的观念中是不以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为依据的。不仅如此，它并且与这种实践相对立。宗教、信仰在实践面前、现实面前都表現得軟弱无力。恩格斯說：“一切宗教，不是別的，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間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国人民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可是很快的在自然的力量之外，出現了社会的力量，——与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人看来，也和自然力量一样是异己的，并且最初也是同样的无从索解，它也象自然的力量一样，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于人之上。”●

因此，作为社会意識形态的宗教，其特点首先在于，它是幻想地、歪曲地反映现实；其次在于，同其他社会意識形态比起来，它离开人对自然界积极合理的影响过程是最远的了。或者，以恩格斯的話說，宗教“是离开物質生活最远并且仿佛是跟它最少相干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認定原始人类最初对自然力量的崇拜（精

●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396頁。